

我才不当贫困户(小小说)

冯云珠

老七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村里。得知他回来的消息后,王五、张六来到他家。王五问:“咋样了老七?上访的事儿有结果了吗?”老七坐在炕上,翻看着手中的上访材料说:“再叫虎子抄一份。明天我上市里上访去。”王五问:“咋了?老七不管了?”老七说:“没说不管,只是说得得证,让我等他们调查核实。”张六说:“查查!家里查了大半年,县里也抽了快一年了,怎么就没人能治治这欺上瞒下的村官呢?”王五说:“村官相护,咋啦!”

老七看着坐在桌前认真抄写材料的虎子,愁云密布的脸上写满了疲惫。已经快两年了。这两年,他与村长对抗,到乡里上访,又到县里上访,风里来雨里去,只想为他自己,为村民讨回个公道。他们的村长是年轻的村官,根本不把农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把国家发给农民的补贴款随意克扣不说,还把村里的集体土地私自承包出去,承包得来的钱全部装进自己的口袋。村民们看着自己的利益受损,但都不敢出来反抗,他们忌惮着村长手中的权利,他们

害怕惹恼了村长拿不到补贴款,还怕受到其他损失。可是老七跟其他村民不一样,他没有忍气吞声,他站出来跟村长讲理,让村长归还他该得的补贴款,把集体土地收益的钱分给村民。可是在村里闹了几个月,老七发现都是他一个人在干吼,没有村民跟他站在一起向村长发难,村长显然也不把他放在眼里,该吃吃该喝喝,丝毫没有要向他妥协的意思。一气之下,老七来到乡政府上访。乡政府领导接待了老七,也问清了情况。然后就叫老七回家等消息,等他们调查清楚了会给他一个交代。

回家等交代的老七一等就是大半年,这期间他不停地往乡里跑,乡里永远都是他再再再等等。后来,老七跟几个村民一合计,决定再到县里上访。到了县里,跟乡里的程序一样,答复也这样。老七一等又是大半年,这半年他依然闹二老五的在县里跑,依然没等到他想要的结果。这事儿就不能就这样完了,老七不甘心,他决定继续上访,这次他要到市里上访。

正在老七出神的时候,妻子来到老七身边,看了看虎子抄写材料的背影,轻轻地说:“老七,要不……算了吧。”老七盯着虎子的背影,没说话。妻子继续说:“别再上访了吧。这两年你光忙着讨说法,家里的地都荒了……两年没收成,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你就消停消停吧。”老七沉沉地说:“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我就是饿死也要讨个说法。”妻子抹抹泪说:“你不活了孩子还得活呀。今年的学费还没交……你看咋办……”

第二天下午,老七把四千元钱交到妻子手中,说:“拿着,给孩子交学费,剩下的够今年的生活费了。”妻子疑惑地看着老七问:“你哪来这么多钱?”老七说:“我把牛拉到县上卖了。”妻子摇摇头,一屁股坐到地上,半晌喃喃地说:“我的牛,你怎么给卖了?我还指着它耕地呢……”老七指着它耕地呢……”

老七回屋拿着上访材料扭头走出了家门……

一个月后,市里成立了专项审计组,从县里到乡里再到村里

逐级审计。审计中还发现了大问题。不只老七他们村有克扣补贴款,私自承包集体土地的情况,还有几个村子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审计结束后,村长被穿制服的带走了。听说还有几个村的村长也被带走了。县长、县长也因管理不善不受到了处罚。村民们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钱,一个个乐呵呵地直夸世道公正。

老七拿着追回来的几千块钱的“公道”,坐在炕上发呆。又是一年秋天了,村民们都在忙着收庄稼,可老七的地里一颗庄稼也没有。上访状跑了一年,今年又没有收成了,老七成了村里的贫困户。

新上来的村长了解情况后,要把老七评成贫困户,可是让大家意外的是老七对新村长说:“我有手有脚有力气,我才不当贫困户,丢人。只要你们心思正,讲公道,不要让我东跑西颠去上访去告状,明年我好好干一年肯定能脱贫,我们绝不给村子拖后腿!”



穿沙

韩成元摄

达拉特啊,我的故乡

李占清

达拉特啊
生我的地方
连绵起伏的沙丘上
曾留有我儿时的足印
茫茫沙海林里
曾留有我儿时的身影

我的祖上
在那把把子女托举
我的父老
在那望眼望穿
几代人眼穿鼻穿
常不能填饱饥肠
迫于生活凄凉
父母背起小小的我
走远他乡

斗转星移
岁月流泻
时光进入改革开放
喜迎发展曙光
万里江山
笑谈锦绣新妆

欣闻故乡与祖国同步
今非昔比
大厦巍然
母亲啊——
几度居他乡
定要托起希望
您今天的辉煌
曾欣慰的秀眉舒展
几度心领受慰藉
惟盼有您故乡
素锦片片寄故乡
故乡啊故乡
家乡新禧福
永葆美丽恒

何琳诗二首

远遥

那时候,正一个人
沿着铁路漫无目的地行走
阳光新鲜出炉
风很干净

迎面驶来的列车
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愿
好像我身后的车站
是我不起眼的障碍

那时候,不去想诗和远方
只是茫然觉得
一个了之的寂寞
打包了那寂寞
头包的递送
牵动了另外一头

我喜欢春天

我喜欢春天
因为春天
让我这粒干渴的种子
有了一次发芽的机会

我喜欢春天
因为春天
仿佛一夜之间,仿佛仅仅一个早晨
那么多美好事物,正朝我们走来

我喜欢春天
因为,春天适合读诗
——读一条河流
读一颗星
读一只小鸟的心跳

我喜欢春天
因为,春天适合做诗
——我在我的文字里做诗

我喜欢春天
因为春天
有太多太多让人喜欢的理由

张扬诗三首

初冬

枝条垂挂细丝线
寒风数九谁堪挂
窗外飘零落叶舞
日月星辰已暖春
白雪纷飞裹寒霜
乌鸦啼叫叹悲霜
来年气象更宜人

新年

风云日月变幻时
宇宙轮回又一年
衣食丰足逢盛世
民生已胜艳阳天
春风度岁红梅醉
欢乐开怀雪瑞祥
中外古今无此际
华夏美好好华年

大雪

旷野天降隆冬
飒飒风飘刮土尘
大雪纷飞河面冻

汤糕

杨芳



“豆腐汤粉条白菜白,黄灿灿的汤糕端上来”,这是关于“汤糕”的民间谚语。“汤糕”是出现在黄河两岸或婚嫁嫁娶,或生辰满月宴席上的一道开场菜。

“汤”是卤肉汤加了以“豆腐”、“粉条”为主,以“香菜”、“蒜苗”等为辅料的一道饭菜。卤肉汤“汤”从何来,就是整个宴席要吃的比如“猪蹄”等需经长时间炖煮的汤。人们运用了“精华全在汤里”的营养美味原则,把“汤”二次利用,成就了不一样的味道。当地人吃宴席上的“汤”,回去尝了煮饭,却怎么也做不出其味来,而缺少的就是这种“汤”。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这就是豆腐为什么筋道的原因。豆腐的材料是黄土高原一带农产品“黄豆”经筛选、淘洗、浸泡、磨制等负责的工序制作而成。而卤水点的豆腐要比石膏点的豆腐更有营养价值,聚集了细、绵、糯、嫩等多种口感。

“黄豆是豆腐的根本,水是豆腐的灵魂”,清水河豆腐集齐于一身,所以,清水河豆腐是在方圆百里享有盛名的。

“粉条”也是来自于黄土高原农产品“马铃薯”,又称“土豆”,土豆经清洗、打整、切晒等程序制成“粉面”。粉面经过过去法糊化的人们揉面、匀灰、用筛网压制这一系列工序,才能出一锅又细又白又软的粉条。和粉面是个技术活,“和的软了不成形,和的硬了压不动”,这是有经验的女人们对“和粉面”的一种说法。可见,当你吃上一口不软不硬的粉条,这背后凝聚了多少农家生活的经验。

豆腐冷入锅,小火慢炖一个小时左右,粉条下锅,待锅中水开了,放些蔬菜即可出锅。

“汤”有“糕”,才叫“汤糕”。糕是清水河人逢年过节,迎人待客的一道美食,其有着“步步高升”的寓意。“羊肉汤糕素糕”,是当地人最喜爱的一道美食,其“糕”是不用经过油炸的工序。而素糕上的“糕”是需要炸制的,所以俗称“油糕”。糕是素子去皮磨制成糕面。糕面加水拌成块状,半小时后用双手心对背快速揉成均匀湿润的细末,翻后盖锅盖。待到熟透了用凉水的手拍打,直到筋道为止。然后分成均匀的块状,包入红油辣子调成团状,最后入油锅,炸制金黄捞出,即可装盘食用。

还有和“汤糕”一起上桌的一道凉菜,那就是豆芽。豆芽以黄豆经水泡发芽,食用前用沸水焯一下,之后加入脚味是即可。豆芽是当地宴席上一道重要的凉菜。对了,桌子上还有一盘白醋,是人们用来蘸糕食用的。

喝一碗粉汤,吃一个油糕,蘸上一小点白醋,再来上一碟子豆芽,那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汤糕,闪烁着地域文化的的光芒,释放着家乡土的气息。

家乡的红葱味儿

乔云飞

家乡的亲戚打电话来说,他要带车到呼市,顺便回家看看。他问我需要什么?或农村鸡蛋,或家乡白面……

我说:来了就好,城里什么都有,千万别费那些周折。他悻悻地说:“让我再想想,空手去实在不好意思。”于是挂了电话。

妻子在厨房做饭,隔着玻璃窗没亮了。去买几根葱去!别买山东的,没味儿。

我忽然想起春天途经他家时,到地里挖苦菜、沙芥,见种着大片大片的红葱,惊奇之余还顺手拍了几张照片。想来那些红葱是长长了的,但不知有没有?

我把电话打过去问:有红葱没有?他说:有。给你捎点去。

我说:贵不贵呀?不贵的话,捎点儿过来就好了。他说:块儿八毛吧。给你捎些来!

鄂尔多斯的山羊肉是很出名的,炖起来远远地就能闻到它的香味儿。可是,一过黄河,似乎那特殊的味道就被阻隔了,怎么也做不出来。

有一回,呼市的同学请我吃鄂尔多斯山羊肉,问我炖得怎么样。我说:还行,就是没有咱们在东胜全羊时那么香。是时间的关系?是地域的关系?还是手法的关系呢?大家热烈地讨论开了。有的说,那叫炖,吃什么都香。现在生活好了,吃什么都不香;有的说,地域有关,淮南的橘子到淮北就变成酸子了;有的说,还是手法的问题,家乡炖肉都是放到带冰凌渣子水里,用温火慢慢炖。结果大家又怨气冲天,说家乡炖肉,我大姐放了一把子红葱,让我炖肉时,我给放了些白葱。于是,大家手忙脚乱,回锅重炖,结果自是好了许多。看来,红葱是鄂尔多斯山羊肉的魂魄,缺了红葱没味儿。

呼市的稍麦同样是有名的,犹以旧的好。女士出外旅游,首先要打听当地有什么风味小吃。别看她都打扮得摩登,窃窃窸窣的,吃,自是重要的目标。有一年,从北京来了一帮同学,她们问我,呼市有什么小

吃?我不加思索,烧麦、素饼。众人说,那就烧麦。

于是,次日清晨,大家直奔旧城的鸡雁楼。餐罢之余,她们问:这烧麦是怎么做的,这么香啊!我说:西苏的羊肉,毕克齐的葱。她们都愕然,原来是不知那西苏,毕克齐都是蒙古语地名。

但是,西苏的羊肉是绵羊的,毕克齐的葱是白的。鄂尔多斯的山羊肉,红葱,我想是不能做烧麦的,否则不会让你乘车坐船,约会也得给对方熏脸了。因为吃了呼市的烧麦,即使你重新砌过牙,嚼着口香糖,人们也会问吃烧麦了吧?!况且是鄂尔多斯的山羊肉,红葱呢!

恩格贝是个旅游的好地方,那里有连绵不断的沙丘,如黄龙一般地舞动着,仿佛从西方来,要到东海去;有沙流河水汇聚的湖泊,阳光照耀下,如姑娘眼睛般明眸善睐,清澈见底;有红瓦蓝墙,墙体色彩的对比,给人以不似人间之感,低陷前行的“催庭”,有国际友人运上韭菜栽出的“绿色海洋”,昭示着什么叫日月星辰,模

而不舍……夕阳西下,余晖染上落雁楼,氤氲笼罩几字湾。眼福饱了,心灵醉了,还有星罗棋布的瓦房里飘出的香味引誘着……

那年夏天,从山东来了几位同学到恩格贝玩儿,赏过美景后,又说要在这里的农舍吃、住,美其名曰:看看老齐当年是怎样生活的。我自是不好拒绝他们面子的,只能既来之则安之。服务员的耳语,其中一位招呼服务员:来盘儿大葱蘸酱。服务员喂喂:没有葱。我赶忙道:有!拽着服务员出去……

那两位同学拿起盘里的葱,端详了半天,这是葱?我说:是葱。只是这里是沙地,种出的葱粗,小了些,不是山东的。那位同学问:葱粗,小了些,有啥影响?老齐,恭喜你,这是葱?满屋人哄堂大笑。我说:你不是想看我们当年怎么生活的吗?我就是吃它长大的。这叫红葱,家乡的特产。

独在异乡为异客,久居外地的,人,最想的还是家乡的味道。真是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

心头”。有那些年里,为了能经常吃着红葱,也在自家的小院里栽种,结果不是水多淹死了,就是水少旱死了,抑或不知什么原因就枯萎了。问村里的亲戚,他们说出了一个道理:必须是沙地;必须是农家肥,还得是羊粪;不能在玉米茬子的地种等等。我开玩笑说:红葱这东西好像只能在鄂尔多斯种,还是鄂尔多斯人。

玩笑归玩笑,不过,我还真没见过呼市,包头这些地方有的,乌兰察布就没了。当然,这些地方是偶有卖的,但来买的都是操着“巴鄂”的(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口音的人,这家三挪,那家两挪,就抢着……卖主还在一边儿喊:必须整捆!不能抖土!真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啊。

始信泥上有芬芳。鄂尔多斯的泥土上不仅有阿尔巴斯山羊、煤炭、高岭土、天然气……还飘着红葱的香味。那味道,只有味蕾知道!红葱,用我们鄂尔多斯的活话讲,叫:提味儿,提高着美食文化的味儿!